任定其：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之一）

目录

（一） 四第学堂闻恶讯，厨房告母诉难情……2-5

（二） 半信半疑问风情，知心朋友心藏剑……6

（三） 晴天霹雳祸临屋，深更半夜藏衣物……7-10

（四） 见义勇为助人乐，知恩反遭别人损……11-12

（五） 家庭失主无依恋，母亲气急寻短见……13-18

（六） 立志兴家血汗争，志成堂前被查封……18-23

（七） 朋友送字只为奇，无心害友与世离……24-27

（八） 损人查封紧接连，深夜斗母审银元……27-30

（九） 抢走银元由为可，祠堂批父太过火……31-34

（十） 牢房惩罪不为奇，强迫劳动挑矿泥……34-36

（十一） 男女成千抄财产，难儿央求一把铲……36-40

（十二） 薄纸一剪成定弹，糊官冤入断头台……40-44

（十三） 沙河集孝送英雄，家破人亡失真情……44-45

（十四） 母亲携儿沿村觅，白眼祈视路已绝……46-51

（十五） 为求生存需流血，兄弟齐心荒山掘……47-51

（十六） 同学相商工作谈，美景良机母为难……51-53

（十七） 大失良机路已绝，逼上梁山搞农业……54-62、

（十八） 千难万苦难保躯，二弟冒险县攻书……62-67

（十九） 千年洪水无力修，十万大军换绿洲……71-73

（二十） 洞庭磨难瘦如柴，被迫离家茶乡来…..74-76

前言

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夏天，时正一九四四年农历五月初五上午约十时许，日寇进村的猖狂时刻，当人们忍受折磨的一年多以来，亡国奴的耻辱被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连气都喘不过来的时候，幸亏有了美国同盟兄弟的大力帮助，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才正式宣告投降，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又重新过上了安稳自由幸福的生活了。

但是，好景不长，骨肉相残的内战又将爆发，最终引发出一场前所未有翻天覆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那时候，我们倒霉的日子已经悄悄地从身边走来了！我们的心痛，心的滴血，就这样演变成了别人的欢乐，造就了别人的幸福。

志成堂的成败，辛酸苦辣，就这样从无形中付之东海，一去不复返了。

从此，像这样极度悲惨的时刻就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迈开了长征的一步……

不信！请你耐心的看下去吧！

那是一九四九年一个冬天悲惨的时刻！

（一）四弟学堂闻恶讯 厨房告母诉难情

大张旗鼓的土地改革运动，虽已铺天盖地，但何时何日降临，对我家来说，却是蒙在鼓里，真所谓是天衣无缝，双耳不闻。

一天，七岁的四弟从学校放午学回来，走进厨房，书包还背在肩上，脸上已带着慌乱而恐惧的样子，轻轻的走进妈妈身旁，尖着脚用手掩着嘴巴靠在妈妈的耳边，叽里咕噜的蹑语了几句，放下书包，吃饭去了！

妈妈听在心里，却很静，虽控制着内心的激动，并没有流露，但从她表面的脸色来看，似乎变得那么发青而现苍白，似乎一时得了什么怪病似的，当时虽我也能观颜察色几分，但毕竟我还算是个孩子，不懂天南地北，所以，这些大人不愉快的事也不敢大胆的去追问，一心去干那些力所能及的事去了。

中午，爸爸从山里砍柴回来，只听得从后面传来“嘭”的响了几下，应不说准是爸爸回来了。

按我的常规已帮他准备好了一盆洗脸的热水，但今天却不像平日里那样先洗脸后吃饭，走进厨房，他手持柴刀有气无力对母亲说：饭熟了么？

妈妈带着纳闷的样子，一时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轻轻的点了点头。

爸爸又正常的问道：怎么那？身体不舒服吗？不！妈妈摇了摇头，似乎她的喉咙比平不大一样了，接着无法控制的泪水夺眶而出，她低头，转了个方向，用袖口抹了抹眼睛，也许是避免爸的担心，她还是控制得很是自然。

虽说妈妈如此神秘，但爸爸心里却发现了什么？走进餐房，今天自己亲自倒了一杯茶，他一边喝着，不时的叹着气，一边自言自语的自己宽自己的心说：不可能！不可能吧！富农经济不动吗？！

他端着碗，持着筷子，饭也不张，目不转睛地望着菜园里，似乎在发呆的想着什么？

兄弟们也目瞪口呆的不知道为什么？站的站着，坐的坐着，平时爸爸是不允许这样不正规的吃饭，今天也却奇怪，他没有骂我们。

他突然抬头望着，怎么妈妈没来吃饭？便喊着：妈妈哩？怎么不来吃饭？定伢子！快去！快去！我端着饭一边吃，一边走过三道门槛，走到房子边，这时只听得妈妈已经哭出声了，而且哭得使人伤心。

我一边吃着，一边喊着：妈妈！吃饭咯！

妈妈说：不吃！伢崽！你们去吃吧！我不饿，不想吃。

我还以为像平时一样和爸爸一点摩擦，在气头上睡一会，就会自己起来的。

谁知，这一次一直睡到天黑还不起来，我真的觉得有些奇怪！内心深处不由默默的责怪四弟不该对她讲些什么？

等四弟放晚学回来时，还未来得及等他放下书包，我就开门见山的责怪他不该告诉妈妈些什么？弄得她已经一餐没吃饭了，现在还睡着哩！吓得他转身就往房里看妈妈去了。

因为大家由此都觉得很烦，这几天很早就睡了，爸妈等我们兄弟都睡熟以后，他俩轻轻的似乎在议论着什么秘密，妈对爸说：今天超伢子在学校里听得同学讲：我们家里也要粑条子，你说，怎么办？爸爸很轻松的回答说：怕什么？天下乌鸦一样黑，中国又不止你一家人，有什么好怕的吗？更何况政策上有明文规定，“富农经济不动吗！”

好了！好了！睡觉！睡觉！明天再说。

弟弟们都呼着鼻，睡的很香！可是，不知是什么触动了我的每一根神经，总是翻来覆去蒙蒙糊糊的也不得安神。

其实爸爸叫妈妈安心睡觉，我真的听得一清二楚，他（她）们都没睡好！

大概安静了半个钟头，妈妈又喊着：三爹！明天早点起来，何不到双头冲去问一问连三爹的儿子——雨章，他是现任土改的乡长，也许他能指点你一点迷津，给你指导一点方向，不一定。爸：那怎么不能哩？他爸是你一生中最要好的知心朋友吗？更何况你们还共着一个鼻子出气哩！

好吧！好吧！我知道！我知道！睡吧！睡吧！你睡吧！我是睡不觉！

(二) 半信半疑问风情，知心朋友心藏剑

这几天晚上似乎比平日要长，展转翻来，一望再望，窗户外面，还是不给光线，总觉得昏沉沉软蒙蒙的，七翻八转，怎算挨到了天亮。

妈妈是家里最着急的一个，刚刚天明他又在喊着：三爹：你说今天还是去不去问一下，爸爸想了一阵说：去问一下倒是可以，就怕他不肯说真话！这不可能吧，俗话说的好，朋友面前莫说假，何况他爸是你几十年来的患难朋友，难道这点忙就不肯帮吗？

好吧！那我就去试一试吧！

问过回家时，爸爸的脸上带着一面春风，高兴得不得了。

妈妈一见，喜出望外，心里也似乎像开了锁一样，高兴的一问三答。

可是，他们的内心又是否忠心哩？乡长又是否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上说话哩？几十年的朋友又是否背叛了你哩？还是高子宽矮子的心哩？

总之，一系列的疑惑都如十五个桶子打水，七上八下，来回在父母的心里翻动着。

任定其：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之二）

（三）晴天霹雳祸临屋，深更半夜藏衣物

又过了几天，午夜时分，星光灿烂，冷风栖栖，四周沉没得象生水一潭。

爸妈俩突然从床上起来坐在一起，轻言细语的似乎在讲什么？而且越说越使我听不清楚了，我知道他们的心思沉沉，也不去问长道短，也没有权利去多管大人的事，翻过身来又睡着了，正进入梦乡，爸爸走到我的床边，轻轻的拍着我的头说：定伢子！起来一下！帮我走一个地方……

这是我小时候从来未听过他那么柔和而又慈祥的语气，我很高兴，一翻就起来了，一边揉擦着贪睡的双眼，一边穿上避寒的冬服，走出了房门。

踏过了高高的房门坎，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只见堂屋里的大桌上排放着两口皮箱，一见就知，很可能是防备一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但转移何处人家啊？我也不敢去追问！

静静的冬夜，象一潭死水一样，轻轻的寒风，似乎有点使人冷辗。

虽说随身配备了一支手电，但只是必要的险地或者无人区就亮着走，屋的后山全是崎岖，羊肠小道，跌跌撞撞，连虚带惊，心里七上八下跳得很凶。

经过锣鼓坑，这里才平静很多，轻松的回过了气之后，不觉就下坡了，向前一百米左右，就看得这屋的灯光还在闪烁着，啊！“观东坡”已经到了。

这时候又似乎紧张了，一身毛毛冷汗，已经湿透了我的内衣。

在这关键的时刻，我走走停停，不敢前行，父亲问我：为什么？走吧！我说：我怕！怕什么？轻一点，莫让狗知道了！

爸爸一手提箱，一手扶着我过塘边，突然间他叫我停一下，要我站在圹基上（田埂上）等一下。

两个箱子都由我管着，他一个人下松家湾屋场里去了，十分钟左右，吴家来了两个人，帮着把箱子提走了。

这时候，我才明白是放在吴攀桂家，我想这么多亲戚朋友，叔叔伯伯不放，为什么单单要放在这无亲无故的人家里？

后来，我听妈妈告诉我：因为在日寇疯狂时得了我们不少的好处，在大难中结识的朋友也许可靠一点。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土地改革的风，就已经超越2005年，墨西哥的12级台风，巴基斯坦的强烈地震，以及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8级地震了，也许或者强度还要高于100倍1000倍还要多一些。

大浪滔天，水淹金山寺的群众运动也随着暴风急雨掀起了高潮，阶级斗争的号角，吹响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日日夜夜的群众大会开的雷厉风行，会中一再强调，提醒整个贫下中农，决不能为阶级敌人打掩护伞，挖防空洞，如果发现有人隐藏地主，富农的东西，一律严惩不待，决不手软，严重者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正因为如此，吴家也吓得颤颤惊惊，不到几天他们就将箱子送回来了。

第二天，爸爸又和妈妈商量，把一只准备过年的肥猪卖给了沙河站，周万盛屠宰坊杀了，大约卖了20元银元，这是几十年以来第一次收入最高的一次。

平日里，一无外援，二无劳动，所以，一般情况之下也看不到成积的几块钱，更谈不上什么积累。

例如：解放前两年，日寇投降后，我和二弟读书，初中共需16块银元一个学期，就闹成了恐惧，尽管妈妈为此央求爸爸想办法去借，但结果还是只答应了二弟去读，结果因病，还是未能如顾。

例二：高小毕业照只需几个铜元，也都无法拿出，结果妈妈卖掉一二个鸡蛋，这才把欠费付清，这也不能责怪父亲的小气，而是确实存在某种困难。

因此，大难当头，妈妈把这些银元看得比命还重，就千方百计要把它藏起来，和我商量后，就分别埋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一包埋在厕所里的尿桶下，一包埋在菜园围墙的椿树下，以备遇难之用。

（四）见义勇为助人乐，知恩反遭别人损

冬季的黑夜伴着一股股的寒风，好不残酷，呼呼地从门窗的缝隙里挤了进来，好象是火上加油，故意要把我们冻死一样。

也不知它到底是出乎什么意思，也许是说：叫我们好好保护身体，盖好被子，以防不策！

那些年月以来，觉得比年更冷，裹在被子里，连头也蒙得紧紧的，一点风也没有感觉。

刹那间，一声狗叫大作，叫个不息，而且叫的急，且很凶，我想不会是饥寒交迫的原因，还是守卫着即将来临的强盗，或许是它预报着我们未来的笑星。

忐忑不安的心情迎来了咚咚敲门的声音和挨家挨户的狗声，交织成一种打破冬夜的寒静。

关键的时刻，我们全家六口已都惊醒，我知道：半夜敲门祸殃多。

爸爸让妈妈先去开前门，自己作好自卫防护准备，乱世当头常有混水摸鱼的不速之客。

可是！出乎意料，一进门来举目能知就是村里的几个朝暮相知的熟人。

他们见面未得多言，却开门见山一句：三爹！乡里有点事情，请你去走一趟！

爸说：好吧！等一下！我去穿件衣服就来，他拿着衣服，一边走一遍穿，忙扣着那古老的便衣布扣，刚出堂屋，就喊了我一声：定伢子！同我打个伴吧！

我说：好吧！我刚迈开第一步时，来者却拒绝的对我说：你就不必了！

我当然很清醒的明白，这回一去，肯定凶多吉少，黑夜中我从朦胧中送走爸爸走出了大门，我想还多送几步，但爸挥手叫我回去，我目送着那模糊的背影运运离去，此时，我的心甚似万箭穿心，接着一滴滴悲痛的泪水透湿了我那梦睡的衣裳。

啊！多么难熬的时日！也许就从这里开始了！

回过头来，关好前门，进了内室，妈妈抱着我们幼小的兄弟，整整哭了一夜，特别是妈妈哭得死去活来。

从此一去，爸爸再也没有回来了！

任定其：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之三）

（六）立志兴家血汗争，志成堂前被查封

祖宗三代贫得发慌，这代他要立志把这个家支撑起来，从部队到经商真的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一角一分省吃俭用，所得的山山水水，田地屋场都是经过劳动所得，没得丝毫横财，都是流血流汗所争来的。

谁知别的“字”又没碰上，偏偏碰上了这可怕的“查封”。提起这查封两个字，虽已时过55年之久了，但回忆起这些悲剧，我真的鼻子发酸，肉痛手脚麻，头昏目眩泪流河。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为了了解历史，为了让后代知道历史，为了让后代能尝试一下忆苦思甜的味道，我虽费尽了不少心思，克服了不少困难，坚持、坚持、再坚持，我坚决要把这部难忘的历史继续写下去。⋯⋯

那是一个冬天的晴日，气候虽然比往年一样，但是太阳的热量似乎有些变态，不但不能感到一种温暖，反而觉得有一种寒意，不时抖擞着打起了冷颤，而且有一种难以捉摸的预感，这到底是为什么哩？难道人有旦夕之祸福，确实有这个说法吗？

随着一阵阵汪汪的狗叫声，真的迎来了暴风急雨的袭击，它并不是风也不是雨，是晴天霹雳的雷，是人与人的斗争，是自相残杀的高等动物。是一个朝代推翻一个朝代，是一个历史的变迁，也是一个人吃人的时代⋯⋯。

眼看，前方的小道上隐隐约约似乎有十几个男人跟随几个三八，形势凶凶的从远处驶进了头门，半点招呼都看不到就挺进了堂屋。

领头的几个向我们用命令的口号，叫我们出去！我们听着耳聋，没有理他！接着他大吼着：听见没有？出去！

妈妈低声的地哀求道，你们叫我们到哪里去呢？住在这里，生在这里，几十年来住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屋里，难道政策上有这么一个明文规定吗？

对！有明文规定，这是土地改革，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地主的所有财产都属于人民。

不是说富农经济不动吗？

这个要大家说了才算数，而阶级的大小是随时可以改变的。你们没有说话的余地，难道你们还蒙在鼓里吗？

真的！的确我们都蒙在鼓里，特别是爸爸。

人道矮檐下，不敢不低头，无法可想，只好乖乖的靠在门的角落，听他们圆就圆，扁就扁。

他们按房子的排列，一一将所有的柜子、箱子全都锁上贴上封皮，接着把楼门及房门全部锁着把农会的封皮贴上。

大家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最后妈妈央求他们说：你们把房门全封了，孙子们又睡哪里哩？

这就我们不管了，随你们睡哪里就睡哪里吧！关我们屁事！

兄弟围着妈妈哭着，靠在妈妈的身上，这使得妈妈的心更加激痛。逼使妈妈又一次央求道：大家都是养儿带女的人，将心比心吧！

出去！出去！别啰嗦，哪个与你比什么心！

可是世界上还有一些心肠软的人，就在其中说了一句，好吧！好吧！留一床被子给他们吧！其余的就毫不客气的全部封了。

仅仅只有空空的米柜里还留着六口人能吃三天的米没有封，还有薯洞里的五、六石芋头，大概也许是他们良心的责备，也许是高等动物的所谓人道主义精神吧！或许说是他们的一种风度吧！

仓库里仅仅还剩三百多斤稻谷，是当年青黄不接，一天吃一顿稀饭节约出来的。还有几匹粗纱棉布及几匹芋麻织成的夏布都横七竖八的锁在仓房的地下，这些都是妈妈日以继夜辛辛苦苦亲手纺成的。

最后，又一次复查把每一个角落里都重新检查一次，再又集中封锁，只有两付棺材仍然放在大伯的横堂屋，暂时没有动。

第二年春天，本村祝公坡我一女同学康兰的爸爸病故，村里派了上十人把它抬了，因为他是贫下中农。

还有一付，我想能保住留给爸爸，就偷偷的请了几个心腹人把它从横堂屋搬至下栋正房里，放在大伯的床后，有蚊帐作为屏障，借大伯为演护是他的，可是还有说不过去的是，大伯已有了自己的棺材，到后来抄家时还算幸运，没有人想到注意，后来爸爸故后就和大伯交换一下，免得让别人注意。

这些艰难的岁月，我们就睡在餐屋这边地下，补了些稻草，五个人一床被子才度过为牛似马的生活⋯⋯。

米柜里的九升米就留给爸爸吃，我们五个人就扯来些野草及小菜拌一点芋头多放一勺水，煮成糊糊来充饥度日。

万般无奈之下，有人提醒我们去请示一下农会当官的，去挑点毛柴到镇上换点什么不成形之类的粉状食品作为度日为生，可是也遭限制与拒绝。

我记得有一次，我冒着勇气去请示现任农会主席任友泉，他蛤蟆坐在牛粪上好大的姿格，他要理不理的，还拒绝不同意。我求他好久，差一点下跪了，我说：我家现一无所有，家庭六口，眼看就要停火了，不去挑点柴卖不会饿死吗？他斩钉截铁的说：饿死不饿死，关我什么事！

我气急败坏的回到家里告诉了妈妈，妈妈哭着，也没说什么。后来我想挑几石柴去卖是不至于为法的，于是我和二弟就勇敢地做起了贩卖毛柴的生意了。

不到一年，这位所谓盲人上任的土改农会主席吃了冤枉，绳之以法路过家门，我却故意喊道，主席！到哪里去？什么叫饿死不饿死？气得他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低头过，我想你也有今天了。

这时候无所作为的事都浮出水面了，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不但别人踩你欺你，竟连自己亲姑妈的儿子谭丙昌都做出缺德有似杀人的计谋，查封以后他闻讯来我家，表面装着一付同情之相，但实际是特意来达到他某种目的，得一点小便宜，也可以说是趁火打劫，经过他一番试探后，觉得没什么混水摸鱼的机会可乘，就想出了一个新的主意，发现我们的薯洞还有些芋头，就摇身一变说：舅母，换点芋头给我做种，过几天我挑点米来。一去几十年都过去了，从未看见他的鬼影提起过以米换芋的事了。

同日他还从仓房的窗户里钩走了两匹夏布，说：存在他那里，以后给我们，这不是死人身上踩一脚，欺侮人到底吗？虽说留在这里，我们也得不到，但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以后春节他们就从来没有来过，那时候姑妈还很健壮，又是嫡嫡亲亲的，为是春节冇事，兄弟们也有点想去看看她，一并去拜拜年，散散心。

可是她们就并不这样想，亲姑妈都似乎背叛了我们，不与谈话，不与靠近。最可卑的是，谭丙昌老表他很担心我们是特意去要东西的。等我们正吃饭时，他不吃，去喊了几个屋场里的青年，假冒是民兵来威胁我们，还说要检查证明，晚上还要查夜等等，有意把我们吓走，这时外面正下着毛毛飞雪⋯⋯。

出门后，我和二弟不约而同的拾起了一个石头抛入圹中，异口同声地说：石头不浮我们决不来“后背冲（姑妈家的屋场名）。”

任定其：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之四）

（七）朋友送字只为奇 无心害友与世离

说起这“字”的源头，还要从湖南日报编辑部读起。

爸爸有个所谓要好的本村朋友，兄弟都住在本组“黄家湾”他们的父亲早已经离开了人世，留下孤苦可怜的母亲，一手养大并参加了工作，大儿子名为立冬，二儿子叫正冬，哥哥立冬是国民党的军医，在职时在贵州工作，回家带了一个苗族姑娘。

老弟正冬在长沙报社，那时还未结婚，与爸结为朋友后，双方你来我往，关系较为密切。

1948年的金秋，弟弟正冬突然从报社带回一包字用报纸包着，用麻绳捆了，放在背袋里。

走进门来，喜笑颜开的对爸爸说：三爹！我今带来一个天下奇闻特别消息给你看看，也是长沙市最近的头条新闻，我特意专程从市里带回来给你开开眼，尝试尝试。

一边喝茶，一边聊起了那神秘兮兮的奇闻滋味，后来就关着房门在书桌上摆起阵来。说来这字也怪，用一张完整的白纸左折右折，一层又一层的，折好后，用利剪一刀剪去，拆散后，就剪成了能摆摆二十个字来，不过要摆四次才能摆完，再连接按次序念下去，就成为一个完整的意思。

看他们当时的劲头十足，神乎其神的，一次又一次的告诉受害者去摆，一直摆到他比较熟练能随意单独摆成为止，这才开门匆匆离去。

出到大门边还再三嘱咐爸爸要好好保存，不要外扬，也不要无意中去透露及其他的朋友及熟人，以便不择，这是我无意听到的真实对话。

从此以后，那字一直就保存在大衣橱里，用黄草纸包裹了两层，据我所知，似乎他再也无心去钻研，甚至去摆过，整天一个人不言不语的只顾去干活，同时也很少与家里人坐着谈过心，聊过天，甚至很少看见过他脸上的笑容。

据妈妈讲，他对她也瞒着不肯透露真相，真是一颗神乎其神，无影无踪及无硝烟的定时炸弹，也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毒品。

虽然我们怀疑它肯定不是个好东西，但是又不知道内幕到底是好是坏，真是一知半解。

有时候，我总想个什么办法去偷来看看，但他的柜钥匙藏得很稳，有时候还随身携带，无法拿到他的。

应不着猜，查封时当然是封在柜里了，为了这“字”我们都商量过几次，为何设法出个什么有效的法子去偷出来，也成为当时的一个重要焦点，可是一层一层的封皮及门，锁得象城门一样。

经过我多次的观察，也动了不少脑筋，最终决定突破从大伯卧室的楼上拿开几个砖头，爬墙来到我们的住房，可是大柜全封了还加了锁这又怎么办呢？

我急中生计，想了一个试一试的办法，首先用口水打湿一下封皮，似乎起了一点作用，就叫妈妈用碗浇来一点水从猫眼里递了进来，用口合了少量的水喷在封皮上，等水损干后，糊粘失去了粘性，再用手轻轻撕了下来，第一道难关已经成功了。

锁又怎么办哩？又想了个办法，这是以前看见爸爸亲手做过学来的，谈起来也很容易，是用一根小篾皮割开夹着一丝芋麻轻轻地反复去套，结果也成功了。

大柜开了，扯开了抽屉，很高兴的拿出了黄草纸包，其它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无所谓的抛在眼外，等我还未来得及锁柜封皮时，放哨的母亲突然在窗外大喊大叫，手舞足蹈的说：外面来人了！赶快放在里面，封好出来。！

一时，我慌张地放好纸包，锁好大柜，封了封皮转身就跑，吓得我真所谓三魂冇一魂了，差一点连心都到口里，提心吊胆越过了大伯楼强，半天使我没有喘过气来！

出来时，我急着问妈妈，人哩？她回答我说：拿不得，拿了他们会晓得的，当时我气急败坏，呸了她一句，想骂她几句，又话到嘴边不敢骂了，急得我差一点口吐鲜血。

我趁热打铁第二次还是要去，她一把拖着我不肯松手，并说：万一你要去，我就到外面去喊，无奈我只好半遵命本放弃了。坐在石阶上象瘫痪了一样，半响还象个哑巴似的，说不出话来。

从此以后，这个致人于死地的“魔鬼字”就一直再没有机会去拿了。

（八）捉人查封紧接连，深夜斗母审银元

人也带走，物也查封，他们一步一步地向我们进攻扫荡。看来，如此凌辱的摧残，我们还不知能活多久啊！

爸爸回来的消息也一点都听不到，是死是活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这些日子我们也不知是如何的过去了，有一餐冇一餐的，饿一餐饱一餐的。晚上天一黑就到了床上，在床上滚来滚去的睡不安心。只要是有一点风吹草动，心里就像打鼓似的，比那沦陷时的波动也许还要怕十分。

夜仍然是那么平静，但心里却是如此紧张。

突然间，狗轻轻呜呜的发现了什么似的，接着越叫越大。我很激动，连声喊了几声妈妈。妈妈说：我知道祸又来了！你们起来吧！于是把兄弟们都叫了起来，坐在被子里等待着一个又一个的遭遇……。

果然似乎真的有人来了，我家的那只聪明的大黑犬，它使劲地扒在大门闩上猛咬，似乎在骂那些不夜之盗不要来扰乱主人的睡眠似的。

不一会，似乎从门缝里射进了一丝丝的火光，接着，咚咚！咚咚的敲门声，好不惊人。前几声我们还装着睡觉了，没作声，可是他们火了，连叫带敲，还似有人用踢的震动声。这如雷似电的响彻声与狗声交织着，震动了内室。

妈妈一边起床，一边说：不得了！怎么得了啊！一边擦着火柴，一边大声应道：谁呀！来了！来了！接着我和弟弟们都陆续从热乎乎的被子里起来了。

深更半夜的，我担心妈妈一个女流之辈上前开门是不很安全的，便抢着上前不让妈妈去开门。门开后，我还未来得及站稳，一窝蜂似的拥了进来，差一点把我推倒。

进门的灯火刺着我的眼睛，他们看得我很清楚，但我却蒙蒙糊糊的，看不到他们到底是哪些不夜之徒，只知道是一些黑得可怕的三八。

他们一进门就把灯全熄了，大概是因为舍不得耗费她们的煤油蜡烛吧！就把我们的一点点劈柴堆了一火炉，燃起了满房大火。一边依靠着起暖的作用，一边代作煤油的替身。

母子五人抱成一团，吓得牙齿直打着抖，心里默默的想着：也不知是犯了何罪？作了何孽？今生今世要回报她们。

瞬间，他们的一身都被烤得热乎乎的，就开始上演她们的花招。领头的一个站了起来，宣布了今晚来此的主要目的，其实是告诉我们作好思想准备，随后就从我们兄弟手里拖出了妈妈，叫妈妈站在房的中间，几十个人围围的站着，一个个轮流的问着，斗着：家里还有什么珍贵的东西，包括金银财宝及现金等等，放在什么地方？都一一交代出来，共产党的政策你们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等一系列啰哩巴嗦的话如拉肚子一样。

但是妈妈吓得缩成团，似乎什么话都没有入耳一样。斗句口也不开，最后只说了一句：东西有不是你们全给封了吗？现在没有，只有人几个，随你们怎样。

经过约两个小时的逼供，无半点收效，他们气得差一点要上吊了。然后他们用绳子绑着（妈妈）吊在楼梯上，提来一桶冷水，用勺一勺一勺地灌在妈妈口里，弄得她一身水淋淋的，冻得她全身抖擞不止。真是无理取闹，鸟鹤之众。

尽管我们如此伤心的哭着，求着，请求他们开开恩，做点好事，可听到的竟是一声声的地主崽子不老实！

审批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近三个小时了，妈妈又怕又冷，几次昏迷，她不言不语的象死人一样（被）挂在楼梯上。

直到最后，她实在坚持不住了，才吞吞吐吐的说出银元的藏处。他们很得意的掠走卖猪的二十元钱，像日本一样，开路！开路的走了。

请问苍天为何意，硬要逼我们于死地？

任定其：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之五）

第九回：掠走银元由自可，祠堂批父太过火

应该说是财去人安乐吗？为什么硬得要搞得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哩！这不是太无人性了吗？

当时我每天按时送两餐饭去牢房（梅园堂，民房借用）。送早饭时也没听见他讲什么，可能提早是不会通知他的，不知上午何时把他带到祠堂里批斗了将近四个小时，反正我们只能待在家里，不准随便乱跑，已经没有自由了。所以，外面发生的如何一切大小事情，反正是莫名其妙。

总之，一切风声我们全蒙在鼓里，即使是去送饭也只能驱之门外，不许进去，更不能交谈，外面的左邻右舍更不会与你接近，即使极少数的人心里同情你的，也不能明目张胆地与你交谈讨论，大家都担心戴不起那顶政治帽子。

直到下午四点去送饭时，他从门边伸手接饭时，我才发现他的手不那么自然活泼，有红的，也有紫的，还有烂的，脸上也是斑斑紫紫的。我想这才奇怪，早晨还是好好的，这是怎么回事？我想问他一句，可是那几个守门狗却汪汪地叫了几声，吓得我缩着头靠在门外的墙壁上，自言自语地问几个为什么。

等他送饭盒出门时，他抓紧时间叫我送一盒“万金油”给他，就这样守门真情都搞不清楚了，只是怀疑肯定受了批斗，被人打了。

回来我不得不告诉妈妈，妈妈哭得比以前更伤心了。我想去叔伯家里去问一问，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也许他也是一个缩头乌龟，怕死鬼了。再说我也不想去连累他了，干脆蒙在鼓里，痛在心里。

几天后，才听到一点点马路消息，还是不懂天高地厚的孩子们给透露的。说那天是在祠堂里召集了万人大会，批斗了他，用了各自不同的刑罚审问他，还用麻绳绑着他的拇指，又将双脚绑着悬挂在楼梯上一时扯上、一时拉下，拷打用刑。

还有人上台按次序地用利嘴批判诉苦，首先第一个上台的是他的外孙（叔伯的）任启明，他说：几年前他家遇荒在我家借了两石谷，要了他的高利贷，这是剥削。

其次是前年（47年）春节玩龙（这是家乡的老俗），玩到东边大山上，因为时间太长，又未吃中饭，已是精疲力竭了，同村双头冲任同生，他比我大五岁左右，他背着一面大红旗走了大半天，确实也难受了，他借口去方便一下，将红旗给我背着，几个小时还不见人来，我哭着背着爬山，实是受不了了。

无奈之下我只好找着爸爸，哭着对爸爸说：我背不起了。爸爸问我这是为什么。后来爸爸找到了那个青年人，把旗交回给他了，那青年还五马长枪地不舒服接受，爸爸便责备了他几句，不该欺侮小人。

这次他居然上纲上线诉起苦来了，上台时他一五一十地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强词夺理地说爸爸当时还打了他一记耳光。

还有个女的，更是太无人性了，她是本村刘剃头的婆娘，平时我爸与她家也是无怨无仇的，这天她狗仗人势添油加醋地编造事实。口头几句还不以为奇，更可卑的是脱着鞋子打爸的耳光，惹得群众拍手称欢，当场表扬她是阶级斗争的先锋，是批斗的积极分子，大家要向她学习。

还有个别女子问：你说，你没有钱，昨晚这二十银元又是从哪里来的？其实这件事本来爸爸就不知道，因为他已经不在家了，这是妈妈同我干的。

平日里，他在这十里八村是一个有名的包公，只要哪里发生了什么难破的案子，都远道而来请他去调理解决。他生来是个直性人，喜欢实事求是，说真理，这样受害者欢迎，被告者憎恨，这样长年累月也就得罪了不少村里人，所以如今是不分黑白的时候，坏的批，好的也斗，分不出是非了。

还有人也提出过手枪的事，可是上级并没有理睬追究，因为他们心中有数，的确这手枪和五发子弹已于1948年秋由上屋李一堂甲长带来一人收去了。

几十年过去了，还波及了矿山的二弟。

爸爸历来就是一个不怕死的好强人，他在六个日本兵面前还能挺身而出，何况这点点刑罚他是无所谓的，宁死不屈，什么东西他都闭嘴不说，坚持到最后一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他的本性。

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课上怎么也问不到真情实意，到后来几十年过去了，有些人还是不敢暴露其真相，因为担心天有不测风云。

我真想不通这一切的一切难道是老天爷的意思，还是命中注定，还是黄巢杀人八百万，在数也难逃哩？！

 (十)牢房惩罚不为奇 强迫劳动挑矿泥

爸爸在乡里已经好几个月了，好歹也没什么高低，家里人非常担心他身体受不了，但是他每次对我说：他很好，能挺住，要我们放心。

冬日的晴天，就罚他们去积肥挑矿泥，俗话说得真：“人怕挑矿泥，牛怕踩砖泥。”的确这是一种最苦的农活，然而，他们干的却是天天矿泥，矿泥；赤着脚踩在霜冻的烂泥里，又冷又苦又受饿。双脚象落锅的虾子一样，加之一辈子又冇干过劳动，年纪正已花甲，这一下要他改变接受如此重的农活，又怎么能受得了啰！？

可是，他却很坚强，而且显得很有精神，就是饿死了，他还要去挑一担，根本听不到他对我说一声“苦”字！

今天去东村，明天去西村，象打游击战一样，弄得我送饭总是东找西问的，有时很难问到时，就寻找烂泥脚印，因为一路几十个人都是从矿里上来的，所以按如此跟踪追击的办法也取到非常有力的作用。

有一次挑到了门前，妈妈特意为他搞了点糯米，因为他平时很喜欢吃，而且吃了糯饭比粘饭要充饥得多，于是就提早准备好了。

 到了吃饭时，妈妈叫我与监督员打个招呼，请个假，因为说起来还是我的叔伯哥哥，本来是要好说一点，可是爸爸却早已看穿了这两面三刀的背叛者。虽说，一讲就灵，同意了。可是爸爸硬不肯回来，这又是何意哩？到后来才知道这个所谓的哥哥，是一个心底藏刀，当面是人，背面是鬼的角色，也许是因为他思前顾后，担心他们又找什么岔子，招什么祸才不肯回的。

 就这样他们这些所谓政治犯，就这样老老实实的这样苦干实干。如牛似马的却是遥遥无期的，看着他老是不言不语的，一天比一天的消瘦，我们的心也不知痛到了什么程度，盼望回归的双眼，已经差不多望穿了。

可是……

任定其：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之六）

（十一）男女成千抄家产 难儿央求一把铲

那是一个八级地震引起的天塌地裂的一天。

冬日的晴天，虽有几分暖意，但不知从何方吹来刺骨的寒风，据方向推测很可能是由东向西而来，以每小时200华里的速度向我们席卷而来。

苦心的黑狗也跟着主人倒霉了，不但没吃的，反而没得休息，坐在柚台边，一双黑溜溜的眼睛死死顶住着门前一道道转弯抹角的小道，它时刻担心敌人陷害着它的主人，它瘦了，饿了，但它不愿家贫，仍赤胆忠心，为捍卫前哨不时旺旺的报警声，提醒主人们的每一处神经与心灵。

可是这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也随着一声声急促的报警声，迎来了翻江倒海的恶剧。

我家的位置很高，站在大门边就可目视村庄的大部。那天，我记得很清楚，看见一条黑线一样从任家祠学校集合出来，象毒蛇一样迈过了凤形硚，慢慢地从黄家弯前的农田向马王塘驶进，接看又支过了下塘，上塘之间相聚约一百丈之远，全是黑压压的男女人群，背着枪头耙棍，象红军的队伍，象日寇的搜山，象发情的老虎，向我家走来……

瘦而较高的领头者，就是当年的所谓农会时的乡长——任雨章，也就是爸爸生前的知心朋友的儿子。

接着后面的打狗棍及奴驴们，还有那风吹两边倒的墙上草，随跟而入，七嘴八舌，叽里咕噜的象一只烂沙罐煮屎一样，臭得七街八巷。

一瞬间，领头的站在阶台向大家讲了一段搬物的事，就宣布行动执行，随后就把我母子五个，叫到一边不许乱动，也不许作声，他们眼睛一鼓，眉毛一登，严厉的叫了一声说：要老老实实的站着不许动，否则……

这种难忍的凌辱及委屈，不能不使我回忆起当年日本鬼子搜山打劫的情景，不也是向这样告得我们鸡飞狗上房，不过有一个优点，花姑娘不要的。

暂短的搜山只是一两天罢了，躲了避了就完事，这个哩！

可惜的是当时没预备一只相机，不然我一定要拍下那种绝无人道的场景，留给后人或者上上电视，放放光盘的表心头之恨。

其实这只是一个没想，既是拍了，也没得这样的脑壳向世人曝光。

再说，已经命令了不许动，你还敢去拍吗，启不是空话，除非记者，否则是不可能的。

好吧，话归正题，就让我一一讲述以上过程吧！

因为我们都站在一张大门角落里，再说他们人多，也看不到所有的真实内情，也不好从那里讲起，只晓得首先是从爸爸的睡房里开始，一担一担的用箩筐挑着放在坪院里，等所有的的全部准备好以后，再排成一字挑走，就这样来来往往一整天，劈柴还是第二天挑走的。

被子，衣服，粗土机布，夏布，皮箱，家具，床铺，桌椅炊具及其它零杂器皿，这些大部分是日本未拿走，藏起来的，平日自己舍不得穿，舍不得用。

四六年爸爸准备为我务农的转农具，犁耙，水库，禾桶，晒谷的东西，还有锄头，耙头，总之农业中用的东西全套都制全了，木制的农具全部用桐油漆得金灿灿的，桐油也是自种自用，这一次全付之东海，洗劫一空。

我求他们讨一把铁锄头种菜开荒，他们还说地主又不搞劳动的，要什么锄头！

其中我记不清楚了，不知是谁家的小子说了一声好听的话，帮我留了一把。我想世界上还是有几个好一点的人。

楼上的劈柴都是我爸爸多年积累下来的老柴，丢下来差不多一大坪，如果不是人多，你哭也哭不动，据不完全估计全少须50个顶力男劳力才能搬走。

总之家里的一切的一切，都已搬走，只有搬不动的石头就丢在院子里。凭他们的良心给我们一把小锄头，一只破旧的铁锅，一只不成形的饭菜碗和几双筷子，床上只有一床破棉絮，一铺烂草席，一床穿眼的破蚊帐，苦苦留得最多的就是毛柴了，其次就是几石毛芋头，也不知是他们的良心发酸留下的，还是不要，忘了。

总而言之，今生今世劳碌奔波，流血流汗所得到的就是一空如洗，人去楼空。

搬走的东西我并不稀罕，古人言，东西，东西，不是东就是西，有什么要紧，主要的是那副拿走的“字”不知是好是坏，我很担心。

妈妈不时为家庭悲痛，哭着，不想活了。我们却一边开玩笑，一边安慰她说：有什么好哭的吗？哭坏了身体有谁来照顾你，他们的良心大大的，不是还留给你四个大金菩萨吗？这个你一辈子也吃不完吗？妈妈望着我们微微的笑着，听在心里，没有作声。

第十二 回薄纸一剪成定，弹糊官冤入断头台

我还是那样按时间送上了早餐，他在送回饭盒的一瞬间对我说了一声：今天我要转区里，我的被子及零碎东西帮我拿回去！其他的，什么都没条件说了。

我急着东倒西歪的连跑带哭的到了家里，因为怕妈一时想不开，伤心过度，进门时我用袖子抹干了眼泪。妈妈问我，怎么啦！眼睛红了？我回答说：冇吧，可能是走急了霜风吹的吧！

可是，我得马上就要去送我爸爸上大车，再也没理由瞒着妈妈了，只要想个办法找个借口说：妈妈我要去街上有点事，等一会儿就回来了。

妈妈呆呆的望着我脸上的伪装，很疑惑，她也许心里也知一二，说着：什么事，这么急，你去吧，要快点回来！我一边走，一边回头望着可怜的妈妈，似乎她的眼睛也有些红了，我对她说：进屋吧！外面有风！不要出来！她一边挥手，一边说：我晓得。”

未动身之前我就交待了弟弟们要好好招抚妈妈，绝得不能出什么差错！

我走到村口，约等了几分钟，突然看见后面三、五几个人背着梭镖中间押着三、四个人向前走来！我知道这也许就是他们来了，不到50步我就看得十分清楚了。爸爸走在中间人的后面，他近身时，我叫了一声爸爸，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看见他点了一下头，把嘴巴翘了一下，意思是：走吧！

他仍然像往日的不倒翁，那么威风，挺着胸昂头阔步，大步大步的向前走着，我跟在连跑带走的才可追上，我很希望他能给我交待些什么，可是他沉默寡言，一声不作。

到了万家坊樟树小转弯处，突然，乌云黑暗，下起了豆大的雨了，我很着急，他湿了衣服又怎么办哩？过了屋坊，奇怪！雨就停了，这才使我又放了一个心。

我默默得想着：兆头不好。明明是晴天，为什么要下几滴雨哩？难道老天爷也哭着流着泪同情这个不幸的悲剧吗？也许是掉几滴眼泪为他送别吗？我也肯定几分这是最后一次和爸爸告别的分分秒秒。

上了月台，往北的大车开始进站了，爸爸央求随押的民兵给他松一点。奇怪！那年青人也好！真的发善心给他松了一点。

我看了一眼民兵脸上，微微的似乎稍带了一点笑容，表示表示这人看起来有点眼熟，我望着他，他也盯着我，其实他的心里是了解我们的，因为他比我要大。

到后来我仔细的想着，原来这人是自己的亲戚，喊爸爸是外公，喊我舅舅，是我叔伯伯伯的外孙郎，姓高什么的。

火车进了站，我的心如同乱箭穿心，扶着他上了大车，在车厢连接处，他趁人挤时低头对我说了一句“天无绝人之路，你们大家要好好的活着。”其实什么都没说，我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安排他坐了。

这时候，只听得车箱下火车放了一声气，跟着乘务员就催我下车，可是我紧紧靠着爸爸不肯下车，呜的一声，我还是没下车，我想还听得他嘱咐我什么？可是两个人已成了痴呆的木偶人了，只能用手表示一点哑语什么的，我心里当然明白这是爸爸抚养我16年最后的一次见面了，我痛哭着下了车！

一声长鸣，车子起动了。我挥手执意祝福爸爸一路平安！身体健康！再见吧！爸爸，你一定要回来！我们等着你哩！

从窗户望见爸爸的头部及那苍白难堪的面孔！天哪！我的天哪！你叫我们兄弟及妈妈怎么能活下去啰？！

我忍着悲痛默默叫了一声！天老爷啦！保佑他早一点回来啦！！

半个月后的时间过去了，什么消息都听不到，真是闷人！

一天，沙河站，观东坡小周（他父也是同一天去区的）他约我去区里送点什么给他们吃，我徵求了妈妈的意见后也一同去了。

先天晚上，妈妈千方百计炒了点鱼肉，我暗地里写了几句话放在解手纸的中间（黄草纸）上面写着叫他实事求实的说出“字”的来龙去脉，不要一个人承担责任。

次日，一大早就动身了，两人带着兴高采烈的精神沿着京广线往北行驶，行程约七十华里之多，时过下午两点才到，心里虽然有点高兴能见到爸爸，可是牢门如城，人心为铁，为何央求能进门看看，可是回答的是，不行就是不行。无奈之下，只好把菜托门卫送了进去，只听得门卫叫了一声爸爸的名字，爸爸立即应了一声“到。”就这样，“千里迢迢送父菜，父子情深门内音；骨肉相亲何时见，惊涛骇浪风雨中。”

交任定其：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之七）

（十三）沙河集孝送英雄，家破人亡失真传

那是一个50年前的春天，阳春三月，百花争艳，鸟雀争鸣，衬托着青蛙的闹春声，显得出春天是那么活力。

就在那阳光灿烂风和日丽的一瞬间，突然晴天霹雳，平地起波遭大难的时刻已经向我们走来。时年1950年阴历三月十七日，上午11时。

这些日子，大多数无米下锅，全靠我和二弟挑点毛柴去镇里卖了，换回一点什么吃的，这天我们挑着柴走到吴家湾就卖掉了，正想去镇里买回点吃的，在途中只听见三声枪响，但未再在意，继续走着走着，只见三、五成群的行人，来去如梭，似乎发生了什么新鲜事一样，穿过铁路到了高坊车站，这边的人更多了，我们总觉得不很经常，四面张望的在人群中挤着，听着，只听得有人问，今天毙了那几个人？那人讲着外地人的口音说：那个，那个，最后一个却是我爸的名字。因为外地口音，我还听不十分清楚，就去找贴在壁上的罪状，果然不错，有他的名字，其他两个是谁，这就无心去看了。其罪名说他一个反动军官，但主要“字”的危害，内容是“民国三八年，朱毛亡北口，介石回北平，天下太平了”。这字到那时我才明白真相。

经过我几十年的历史考证，那时候是由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他又是武汉黄埔分校毕业的学生，这不是堂堂方方推翻满清的国民革命吗？没有功也有劳吗？为什么要落得个反动革命军官的罪名哩？

说起这字，虽说有所反动，但是朋友从报社里拿给他看的，又不是他自己亲手故意搞的，就说有罪，也不至于死刑吗？

听说：在区里审问时，爸爸记错了名字，把报社里工作的弟弟正冬说成是哥哥立冬，因此这个国民党军医也就含冤三年有期徒刑的替罪羊了。

（十四）母亲携儿沿村觅 白眼歧视路已绝

父亲死后，我们无依无靠，就像一群失王的蜂群。

再说，六亲不但不邦帮，反而不认，大多数人向你围攻。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亲人及亲戚朋友。其它就利用借刀杀人的计策，从侧面向你摧残，亲戚朋友不但见死不救，遇难不帮，反而阴谋陷害，欺你，害你，斗你，暗害你，歧视你，这就是当时的所谓亲戚朋友。

望后人在生活中千万注意，要吸取我们的经验教训，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很好的，慎重的处理关系，那些酒肉朋友及无情无义的亲戚最好少交或者不交。

仓里冇得谷，手里没有钱，地里无活干，外面黑了路，亲戚无帮助，死死的就靠几石芋头为生，吃完了又怎么办哩？

已经到了尽头，山穷水尽了，无奈受逼，妈妈带着我们兄弟沿村要饭，在这段时间里，当然识破了很多人心，其中也有极少数人出于同情，偷偷地给了点米，或者喊你吃一餐饭，还有的心里想是想给一点，但又前怕龙后怕虎的让别人看见，怕惹祸上身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还有的人不但不给，还啰哩啰嗦的给人一种难看。

这时候，不能忍受的东西，也得厚着脸皮去应付，去对待，这样继续但终究不是一个为生的办法。

回到家里，母亲和我们抱在一起一边哭着，一边商量如何才能坚持生活，如何去克服当前的困难，如何才能挽救我们的生活。……

结果还是以自力更生为题，以开荒为标志，大家一定要听取爸爸对我们交待的那句实言：“天无绝人之路”。

（十五）为求生存须流血，兄弟齐心荒山掘

当时最大的难题就是冇吃，人是铁，饭是钢，肚子不饱又那来力去挖土哩？这个虽占主要，但还是拗不过我们的决心，有了决心，哪怕前面就是一座高山挡在我们的面前，也要把它赶走，就是一天吃一口水，吃一根草也要挖几块救命的土来。

这个决心，二弟最大，即便肚子饿得要命，他还鼓起气，咬紧牙，坚持到底，实在不行了，就跑到泉水沟里吃饱吃饱几口水，反正清凉的山泉水，应有尽有，即未定量又不花钱。水后稍歇一会，喘平了气，又是几个猛虎下山。

猛烈而不讲情面的阳光，晒得我们一个个黑咕溜鳅，象摸了一层层厚厚的桐油，太阳照去，闪闪发光，大雨打去，从上直下不沾肉，即锻炼了身体又增强了意志。天不怕地不怕的，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能干扰我们。

肚子虽然打起着官司，但我们仍然唱着那无谱的土山歌，休息的时候，还讲着故事，笑话之类的东西，以控制或摆脱肚子里的困扰，一不留神，太阳又偷偷的向西换了一个位置。

怎么妈妈还不送饭来哩？老三很顽皮，累了，饿了就装着去坳上看看妈妈送饭来没有，每隔几分钟又要去走一次，或者又要去小便。可是我心里明白，去看也冇用，反正屋里冇米，哪来的饭送，有送也不过是几碗草粥，何不快一点挖，早一点回去。

等啦，看啦，还不见妈妈送饭的影子。突然间，跑来一只黑狗，弟弟们以为是一只疯狗，拾起一个石头准备去打。相反的，它摇着尾巴越走越近，还向我们跳了起来。我们猜疑也是许是妈妈送饭来了。可能狗是提前来送通知的，狗是一种聪明的动物，特性是多情多义而且不怨家贫。

不到几分钟，妈妈真的来了，那黑狗一见回转身子，几个箭步双脚跳了起来，差一点把妈妈手中的饭盒都要撞掉了。它就这种行动也许是说：您怎么才来！他们都饿得要命了！

妈妈一边骂着黑狗，一边递过饭盒：“你还不赶快跟我回去”。因为山里豺狼老虎太多，你不小心就要掉命的。弟弟插了一声说：那个要你叫它跟人走，留在家里多好，要是强盗来了，也能看护一下！

久久盼望的四天八餐，虽然送来了。但是打开饭盒一看，哎哟，我的娘啦，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猪食。妈妈说：巧媳妇也只能煮有米之炊，没有米你叫我怎样去煮啰！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就吃我的肉啰！

大家听着也感到既惭愧又悲痛，端着一碗绿色的食品，用筷子扒来扒去，只看到数十粒白色的东西。有人说得好，绿色食品吗，这不就是绿色食品吗？对身体很有好处！

有好处！拿来给我吃，老三说，接着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口大口的咽了下去！我一边一边说：只要不是毒，我什么东西都能吃。屎哩！不知是谁插了一句。我说：没有饭吃哪来的屎的吃哩？你屙吧，有屎也吃！因为吃屎也冇人屙哩。大家哈哈大笑，笑作一团。

可是，苦了老二，他一边挑着几粒白饭，一边吃着，似乎要呕似的，他把筷子一丢，几个跑步，去沟里喝他那喜欢喝的山泉水了。他说：我宁肯饿死，也不愿吃这连猪都不喜欢吃的东西。

这样的生活，何止一餐两餐，一天两天，硬是整整两年啦！后来红薯丰收了，就慢慢地好了一点，但老四对它还是不很感兴趣。

有了红薯，又好了刺猬，晚上经常出没，害人真惨。无奈，白天劳动，晚上还要上山狩猎，但是这厮很聪明，嗅觉性很强，它能闻到人的汗味，你来它躲，你走它来，真是无药可治。

听老者讲：野物属山神土地管，因为是它养的，一切行动都听它的，只要在山里立一个土地神位就可以了。每逢初一、十五、过年过节去恭维它一下，给它一点吃的就冇事了。可是自己冇得吃，那来的鱼肉去敬它哩？有人说：它又不会真的吃掉，意思意思闻一点气就行了，敬完死菩萨，又可敬活菩萨吗。好吧，那就试一试吧！带了一肚子劲，还是管不了用，还不和它打平伙，它吃一小半，我们吃一大半，就这样扯平了。

到了每年的金秋九月间，就是红薯丰收的季节了，一天三餐红薯，红薯，放了一点大米做引子，虽然日子还算很煎熬，但比起那吃绿色食品好几倍哩！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是吃红薯，还不是个办法，日子还很长哩！脑子里总是考虑着要把衣食住行都搞上去才好！

任定其：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之八）

（十六）同学相商工作谈 美景良机母为难

眼看，前无救兵，后无援兵的艰难岁月中，突然，我的同学传来了个振作人心的好消息。他对我说：如今家里都搞得不可收拾了，怎么得了喽？你想不想去出工作哩？我不加任何思索对他说：有这种机不可失的良机又何尝不美哩！只是……只是什么？只是这四方无路，又无人引我搭桥。即是有这好消息，身边又无分文！至少路费是要带的。他说：没关系，我有办法！我哥哥们都在外工作，一点路费不算什么；前几天我大哥来信说：要我到西安医药公司工作，现在正招工。可是路程较远，我一个人没伴。如果你能同我作伴那就是美极了，我说：那好吧！回去跟我妈商量一下！双方做好准备，马上行动！

回到家里，我很高兴的喊了一声妈妈，我告诉您一个最好最好的消息，只要您同意，妈妈很诧异的对我说：我知道，什么好消息也不会轮到我们的家里，大惊小怪的，讲吧！我说，对门大桥上任甫华同学昨天对我说：要我和他作伴去西安医药公司工作，你说好不好？！妈妈半晌没回答我，我又问：妈妈好不好啰？她说：世界上都冇得这样好事啊！骗你的哩！我说：管他是骗不是骗，只要你答应就行了。是真的？！真的，只要是真的，那我不同意也得同意吗，真的同意！同意，一千个同意，一边笑着，一边去忙她的事去了。

 我马上通知了同学，我一定去，他很高兴就和我办好了通行证明及买了隔日的火车票。

次日饭后，他在家门边隔河相望的等着，可是我还正和妈妈纠缠着，他担心火车误事，就大声的喊着：可是……可是啊！妈妈的思想已经变卦了，她拖着我不肯动身，我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对妈说：昨晚不是与您说的好好的吗？怎么今天又是这么不讲道理哩？

我虽然知道目前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中，但如果我去了，有了工作，有了工资，我当然会尽最大的帮助支援家里的困难，我一定会按月寄钱回的，请你放心！

有条件的同时，我要大力培养弟弟们上学或者介绍他们工作，这不是一个一举两得两全其美的好事吗？！

如果这次我失去了这个大好良机，也许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悲痛，最失望的一次，也许是我一辈子就在这次完蛋了！请您救救我吧！放我一条生路吧！这不是也给整个家庭一条生路吗？可是妈妈什么都讲不通了，更难缠的是如果我执意要去的话，你在前面走，我就后面跟，死在你后面。

我说：妈妈：道理我都讲尽了，你何必要这样扯我的后腿哩！这不是害我一辈子吗？她一边哭，一边诉：如果你真的走了，留下你这三个弟弟叫我怎么办哩？！我一个女流之辈又怎能将他们抚养成人哩？！更何况当今形势如此残酷，两个人边问边答，问得双方眼泪直流，弟弟们也围在一边大叫起来，母子抱在一起，痛哭一场，悲惨之景，尽无笔墨之形容。

尽管同学如此之催促，可是！我最后决定是，你走吧！我不去了！

结果后来他又找了一个隔壁的邻居任茂林两个人在西安工作了几十年。直到任茂林因贪污珍贵药材后才开除免职还乡，而任甫华却退休后享受那福利的晚年生活！

而我哩……

 (十七)大失良机路已绝 逼上梁山搞农业

参加工作的希望日渐渺茫，有一次湘阴县招小学老师，大队通知了，我也去了，一共去了十多个，可是拿到通知的只有一个，到后来才知道是有背景的，因为她姐姐是多年的老师，考试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其他都没考上。

到后来接着是低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劳动就一天天的紧张了，工作的事就连听都听不到了，只能安安心心的参加农业生产了。

土改后，政策有这么个规定，凡是划了“地主”这二字的，一律得迁出老家，由当地政府分配安排。

因此我们当然也不会例外，接到搬家的消息后，就搬到了本组河东的一个宗祠里，一共有两间阴暗而潮湿的房子，既狭窄又空荡无楼，特别难受的是冬天的风雪，面积也不到50个平方米，其他杂屋厕所及余地都没有五口人挤在里面，既做住房又做厨房，还要养猪养鸡，真是人畜混住，热天臭死人，冷天冻死人，真是要命。

煮起饭来，烧得满房浓烟滚滚，灰尘满房，被窝蚊帐洗起来全是墨水一团，黑乌乌的，真不是人住的地方。

特别是冬天，根本就无法住人，烧点火避寒吧，北风呼呼的从屋檐或是瓦缝里吹了进来，吹的一股股的浓烟象熏石洞里的猫狗一样，眼睛也睁不开，还发红发痛，坐也坐不好，站也站不住，站外面吧，冷得更要命。

最难受的还是日短夜长的晚上，北风呼呼象发了疯似的，吹得雪花横扫着从瓦缝里落进来，飘到房里、帐顶上及被子上，被人的体温蒸发后又溶成水，被子、毯子、身上全是刺骨的冰块，睡在床上等于浸在水里，冻得人直打哆嗦，晚上冷，白天饿，比坐水牢也许还要厉害十分。

红薯生产时早已吃光了，剩下来的只有一点点干叶子还不多，妈妈常常忙碌着摘些薯藤叶子洗净切烂，放在水里泡一下，拌一点点米，放它大半锅水，熬成汤，以供一日两餐。

谁也无法知道这种日子还要维持到何年何月才能摆脱呢？这就靠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奋发图强了。

真的难道“天无绝人之路”吗？那是一个四季的春荒不接的年代，凑巧这个时候国家正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需要大量的麻石和碎石，麻石又是我家后山最好的材料，其他山里虽然也有不少，但质量就比不上了。

因此，镇里办了一个几千人的沙石工厂，这样所需要的劳力就惊人了，于是八仙飘海各显神通的机会也就来了。

我们母子们日以继夜的搥的搥石子，运的运石头，场面大了，就组织十几个人一组的运输队，专门为运输服务，早出晚归，一天能赚4元到5元，当时的米价只有8分一市斤，肉只有4毛8一斤，折合大米60斤左右，妈妈和弟弟搥石子也能赚到1、2元之多，全家一天的收入也就够理想了。

可是在那过渡时期里，市场上根本就看不到米的影子，国家把大部分最好的粮油、食肉、鸡蛋都支援世界革命去了，最典型的还是那苏联友好同盟。

在无市场的同时，每天只好花高价买一些质量又差又不能抵抗的木瓜之类的粉末，来维持这艰难的生活。

二弟实难坚持了，他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去读书，坚决要从学堂里走出这条死亡之路，在全家的大力支持配合之下，他终于上了当地的初中，成绩虽算前茅，但因没吃、没钱遇上了不少麻烦。

下面就让简单的举两个例子吧！其它的一时我也难明讲完：

在一个高湿的暑日里，离放假大概还有个把星期，那天早晨他喝了点稀饭，背着书包，坐着11号车子驶完这十几华里之多的路程来到学校，中午只能望着人家吃饭，自己只能呆呆的坐在课桌上做些功课，或走出去散散心，要到放晚学才能回家吃一点什么，一路上高温烈日加上饥饿的困扰，因此在中途突然中暑，一路上跌跌倒倒走走停停，仍坚持着走到了家里。

但是家门已锁，都去山里搥石子去了，他只好忍着痛苦靠在门坎上，邻居见状不好，速搭信托人喊回妈妈，妈妈一见问道，崽呀！肉啦！你怎么啦！他有气无力的说：妈妈快些，我要死了，救救我吧！

妈妈手忙脚乱的打开房门，就舀了一碗水，拿了一个明钱捞开他的衣服，就给他刮痧，刮得满身象猪血一样，一边刮他一边说：妈妈！饭哩？妈妈马上端来一碗热着的稀粥，他狼吞虎咽的几大口就喝完了。又问着：妈妈，还有吗？妈说：伢子！哪里还有！痧刮好了，饭也吃了，去睡一下吧！他觉得似乎好了，转身就出去玩去了。这是第一个例子，那么第二哩！

这就相反的是一个雪花纷飞的冬天，那时条件极差，即没有雨伞，又没有套鞋，就是有条件的人家，市场上也买不到套鞋，当时最流行的雨具就是木屐（木屐是用樟木挖成一只大小不同的鞋样，面子就用牛皮代替，底部还钉了四口铁钉）走起路来十分困难，即重又卡泥、卡雪、卡多了就会有摔跤的危险，或者把脚背打出血来，痛的要命的。

他从来不旷一天课，不管天晴落雨，或者落雪，因为来回路程大远，雪天穿着木屐实是不大方便了；走远了就把脚背打烂一块皮，红血与白雪交织成一块，加之被寒风一吹，更是疼得坚持不下，无奈他就把木屐脱下，提在手里，赤着脚咬紧牙，走到了学校。

老师一见，即同情又难受，急忙抱着他坐在火边，大了一盆热水，让他把脚泡在水里，给他一双袜子穿着，抱着他放在老师的被子里暖着，正常后，才让他去课堂上课，老师对他十分关心，也很喜欢他。

因为在那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他觉有些厌恶不安，再说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比不上城里。他念念不安千方百计要设法去城里插班，可是条件上实在不允许了，再说，学校里恐怕也有点难说，家里也无法决定；只是叫他安心读下去，可是他决定的事，任何人也无法阻挡得了。

那时候全家已从老屋里搬到河东的一个宗堂里，土改时分了两亩多田，农忙时就在家里干活，农闲时就打些男工，赚点饭吃，每天的工资报酬还能供妈妈及弟弟们一天的生活，反正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事都找着去干，有经济代价就去赚。

自己吃不消的事，就与邻居换工，例如：插田啦！车水抗旱啦！

家里的农活做完后，又会同几个长辈去洞庭湖围子里插田赶忙，一插就是半个月，虽然工作要艰难得多，但所得报酬也能维持家庭糊口。

围子里收割的季节也比山区要早，趁此机会我又和几个上下同龄的人去湖里打禾（割稻子——罗兵注），一片汪洋似海的湖田真是大得吓人，一望无际的黄金稻子，真可说是湖区人民的自豪与骄傲，也是他们生活的结晶，劳动的成果。

半个月的抢收，搞得人已精疲力竭了，十个手指尖已是皮破血流，坚持的岁月赢得了可观的报酬，改善了家里的困难。

回家后，又得接着抢收自己的几亩田，双抢后，没有石头运，就想方设法争点赚钱的路子，听别人说：省里菜园里需要土农药杀虫，又会了几个人上山挖药，换回一点点钱，又从长沙批发果场买点桔子到农村里卖，到山里去换鸡蛋，一个桔子或两个桔子换一个鸡蛋，从鸡蛋里又赚回几分钱。

冬季时又去过湘阴县樟树港买些鱼仔或者红辣之类的东西下乡去卖。

冇事闲着又帮人家打男工，或者帮别人理理光头发，总之什么路子都走过，什么法子都想过，但是生活还是上不去，糊不了口，还要供老三、老四他们上学，真是说不尽的苦，道不完的难。

解放前因老三上课时无意打破同学一块石板（练习写字的），同学当然是要赔的，因此怕家里挨打，就瞒着家里不说，只是说他不读书了，后来去学校问，原来如此。

这是他读四年级休学的时候，解放后，读书的机会就比登天还要难了。只好在家里帮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了。

根据社会形势的发展，国家的进步，没有文化将会受到社会的淘汰，因此我想让他再继续去读两年，如果条件允许或者成绩能赶上去的话，就让他去上初中活者高中。

可是大跃进正处高潮，大搞钢铁，大搞农业。因此学生在校的时间很少，在外搞劳动的日子太多，完小毕业后升不了初中。

我又托一女同学莫福元她在湘阴某单位工作，她对招生的信息知道得多一些，她不几天就来电通知了我说：有一单位要人，让他来试试看。结果未能录取。

无奈，只好待在家里，忙时帮我干点农活，闲时就帮人家放牛，除吃外，还有一点报酬。

可是他有一种不同的性格，脾气有点不如人意，又很犟，几次和牛主邻居吵架，我去走了几次也无法说服他，就干脆让他回了。

在家里脾气依然改不了多少，经常弄得妈妈哭娘哭爹。妈妈骂他，要打他，他就外去一天不回来，东躲西躲的。有时又会同邻居易干能（这孩子亲娘死了，只有个后娘，后娘虐待他）到东边大山上去捡柴，因山路太远，一去就是一天，要到傍晚或者下午三、四点才能回家。妈妈见他饿得可怜，气又醒了，连忙又端来饭给他吃，但要想改变今后再不发生这些矛盾，那是很难的，特别使人淘气的急的妈妈豪头痛哭，哭着死去的爸爸，一哭就是半天。

但是在劳动上还是吃得亏的 ，例如：冬天打着霜，他不喜欢穿草鞋，就赤着脚一大早帮我拉土车，冻得象锅里的虾子一样，他还能坚持。为家庭的生活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吃了不少苦，可是本性难移的脾气就不饶人了。

老四未因土改缀学，继续在校读书，成绩很好，连续评为三好学生。计划让他继续升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未取初中非常遗憾。

未取后就留在家里帮着干点什么，有时候和妈妈上山搥点石子，搞点副业，维持着生活。

硚坪水库兴工时，男女老少不能迟，他虽年小无两样，任务不成发妖风。

不到十六岁的老四，因年小无能完成土方任务，连饭都不给他吃。我记得非常清楚（妇女主任李淑兰，本组人）李某将手中的饭钵抢走后，散些沙子在饭里，害得他饿了一餐，还要坚持继续完成。否则，下餐又休想吃了。

他因这些年月的千磨百折实是承受不了时，他决心背井离乡，远走高飞了（这是五九年的事）。

以后的年月就伴随着单干、互助组、低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其中接着一浪推一浪的政治风波及阶级斗争的浪涛向城市、农村、工厂、矿山及全国大部分的弯里角落吹来扫去。（幸运的只有台湾、香港、澳门）其整个详情已在回忆录中讲过了，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任定其：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之九）

（十八）千难万苦难保躯，二弟冒险省攻书

艰辛的铁路蹄踏破了风花雪月，难熬的风霜不能不使人去摆脱那些困境，去追求那理想的梦，去追求那梦想成真的梦。

完成他最艰难的一年学业后，他决心要冒险去长沙插班，我们也无法决定怎么才好，只好听其自然吧！

因此他向学校谈过几次，但都校长拒绝，因为出乎好意的独眼校任国平校长，担心他如果考不取插班，而转学证已经开出，这不是上不沾天下不落地，两头打空吗？原校是决不会同意他去长沙读书的。

再说如果你不信劝告硬是执意取走转学证的话，那学校也是无权干涉，只是要家长来取，否则是不行的。

其实只要有一张乡证明就可以了，但是一来不知道有这么容易的事，二来他也愿意重返路程减少麻烦。

他的这一突然，惊动了同班的同学，陆陆续续会集了约二十人左右，他们的家长耳闻目见比我们广泛多了，都是在乡里开的证明，唯有他一个人开的是一张转学证，真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有点荒唐了！

春节期间他就住在前娘的媳妇嫂子那里，嫂子离婚后就跟着女儿惠芳度日，嫂子对他很好。在这短暂的春节里，他天天出去打听招生的消息。

一天，他终于看到了一张市内五中的插班招生广告，他就按时的报了名，几天后，他又发现岳麓山十一中的招生广告，为了保险他又报了名。

于是他先后都去考了，他高兴的不得了，考了二个，他后来告诉妈妈，妈妈虽然感到也很高兴，但是内心却不很舒服，因为事情办得太荒唐了，哪个知道他会有把握录取呢？这还是一个雾中之“谜”吗？

元宵后，两个学校都先后来了通知，为了稳当起见，他决定选择十一中，因为这校先通知。十一中虽然比不上五中的教学质量，他还有点担心怕五中未取又怎么办呢？十一中的报名的时间又过去了，恐怕弄得个扁担冒扎，两头打踏的局面，不就惹人笑话吗？

再说其他的一、二十个同学只取了一个叫任国屋的同学本村大步段人。

他接到通知后家里就急着筹备学费，但当时家里一无所有，连吃的都是上餐不接下餐，还到哪里去搞40元钱却给他上学哩？！老二急得差一点哭出声来，家里人也同样为他犯愁。

在这逼上梁山的这一时刻，只好把家里养的两头养猪出卖，凑巧被我叔伯、伯伯任树章知道了，他走来答应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可是赶猪时他说身上暂时没带这么多，就交了一半，另外的你同我去拿，或者过两天我送来，反正在开学之前给你。

我们也很相信是自己的伯伯，过几天就过几天，也关系不大。可是一天天天的过去了，但一直拿不到一分钱，怎么办呢？焦急万分之中，只有上门去要。

在那种阶段斗争的年月里，有成份的人，白天除了去出门生产，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随便乱走的，包括孩子在内除非有特殊原因还必须请假，否则会要招来麻烦的。

为了安全起见，只有晚上去，一晚、二晚、三晚连续的去要。可是他们也许掌握了这一弱点，故意刁难不给，但是我心一火，也是不信邪，什么鬼的，翻了船也只有一脚背深的水不到，我就偏偏要去。

一天鹅眉夜里，我去讨钱不幸从二、三丈高的田墈上跌下来，幸亏墈型形成二层斜式，中间埋有一墓，被那坟挡了一下，才没有掉入水中，只跌了点轻伤。

我真恨透了那无聊的所谓的伯伯，他今天一元，明天一块把急需的整钱扯得个稀巴烂，害得我们上不朝天下不着地，临近开学之即，把家里的一点点救命的钱全都给他，可是还不够入学报名的钱，怎么办哩？

学校正式上课的时候，他却坐在校门外伤心的哭着，凑巧碰上了一位同姓的女老师，她问：某某同学？你哭什么？有人欺负了你吗？他轻轻的摇着头，哭得更加伤心，女老师又问：你对我讲嘛！有什么问题，也许我能帮你解决嘛。

这样连续的追问了几次，他告诉老师说:“我没钱入学”。

“好说，好说，你不要哭了，来！来！来！我帮你去交！”

走进教导处，老师一口答应扣除自己的工资，给他报了名交了学费。上课时原来才明白是他的班主任。

他永铭心肺这位大恩大德的班主任，有朝一日应深深的回报她。同时想到何年何月才以还清这一笔钱，这也是他当时一个沉重的包袱。

毕业后，因为工作的原因，到后来再也打听不到这位老师的何处何存？

暑假临近，他又考虑下学期的学费如何安排了，他又和班主任商量，她建议他去和校长——杜亦华商量。校长很果断的回答他说：你回去到乡政府搞个证明去区里签个意见盖个章就行了。开学时就可申请甲等助学金了。

他从学校回来后，一进门就很高兴的对我说：“哥哥！好消息！下学期的学费只要去乡里开个证明、区里签个字就可以申请甲等助学金，等于一期的全部报销，只有衣服另用自备。”

当时像这样的家庭出身，谁也料想不到走进乡里二话冒说就开了一张证明，真是天开地笑啊。

第二天，我和他又步行来回行程约150华里，办好了区里的手续，这不是苍天有眼，老爷保佑吗？

难怪，原来当时己有明文规定，像这样的家庭都可以享受！

这样如此坎坷的过程，终于让他安心的读着，他知道家里没钱供他另用，他就每逢星期天花5分钱船票去市里帮人家推板车，每天也能挣得5毛以供纸笔墨砚及其它另用。

到了寒假，他把学校退回入学的钱（女老师帮他付的）存一大部份放在学校留给下学期入学时作为先付费，然后再申请助学金。其余一点到嫂子的店子里买 一点过年的零碎东西带回过年，即给嫂子了生意又给家里增添了气氛，解决了过年的困难。

在这整整刻苦的两年间，他的成绩排列前茅，很受老师的欢迎，老师更希望他能继续升学，可是家里等米下锅，穷无炊烟，他要求老师帮他出些主意提早参加工作。

十九回 岳麓课堂惟有才，被迫辍学走天涯

老二初中毕业后，在老师的帮助之下，录取了湖南有色金属管理局艺术员，实习半年后，就分配到江西省西华山钨矿担任化验工作。

但因年纪刚满16, 个子又不很高而偏瘦小，因此矿党委拒不接受，后经他一再说明家境的困扰，要求让他试一个月再说，就这样矿领导答应了他的要求，月后即未听见什么矿里的评价，也未提出要他回来，就这样开始走向漫长的人生道路。

两年后，根据党的需要，又调到湖南省的茶陵县湘东钨矿，在化验室工作的第二年就结了婚，正处大跃进的扫尾时期（59年），在工作上也许比别人要强，艺术要好。但实情实况也摸不十分清楚，因我那时还在老家。

因他天性聪明活泼，又拉得一手好听的手风琴，因此吸引了文艺界的注意，曾担任过矿里业余文艺的导演工作，业余在家还教会了十个小小的徒弟。

但使人烦心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父亲的影响，退伍时留下来的手枪，受了一点委屈，但事情的真相到落实政策后，还是有个水落石出，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参加工作以来，他一直心挂两头，担心家里的生活，每月要按时寄回钱的，这样一来，家里的生活又比一般贫下中农要好一点，但是想不到的麻烦又诞生了，大队心狠手辣，从邮局取回汇票不给，借口说什么要赔偿土改时谭丙昌拿去的夏布的赔偿费，无奈之下，以后的钱就不从邮局寄了。想尽一切其他的方式或托人带回。

那时候已经进入高级社了，不管是什么成分大部分都得参加，日夜兼程的高度苦力的生产，真的是路上无闲人，屋里无剩力，出门有事就得请假，特殊情况要立即汇报，没有自由，没有人生权。

那是一个阳春三月里，突然邮递员送来一封信，信中道，我已托长沙一位女同志陈景文在矿里赶忙回来，顺便带回50元，请抽时去拿。接到信后的当天傍晚，我就借口提前收了工请了假。

乘下午5点多的硬席去了长沙，取回了钱，但是当时市场物资极为困难，真的是有钱无市，城里的食品只供应市内，不得外出。站里的公安时刻检查行李，如有携带食品的毫不客气没收处罚。谈到大米市场更是天地之别了。

拿着钱空手回去，明天又吃什么哩？想来想去，看得上车时月台上有随便可买的包子就干脆买了一百，5元钱，回到家里每餐放几个拌点红薯及野草煮成稀糊状象喝茶一样，既解渴又充饥。

后来老二不知道为什么知道这回事，却心里有点看法，家里即贫得扫地无灰，怎么还买些包子回来爽口，怎么不节约开支，意思是这钱来之不易呀！有一次回来，妈妈向他解释，他这才清楚。

他在矿里这么多年来，一直考虑家里，真是太可贵了！

他从读书到工作，有人说他全靠自己努力刻苦得来的，不错，是他自己创造的。

但是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作长兄的提前工作去了，他能有条件读书？是否又能参加工作哩？

虽然说者无心，但听者难过。

 任定其：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之十）

二十回 千年洪水无力修，千万大军换绿洲

解放前，洞庭湖世代相传的洪水无人重视，湖区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为了人民的安全，为了农业的发展，汨罗县人民政府号召全县十万大军攻战自然灾害，不可推脱的青年劳力都有一颗圣神而光荣的责任，在此同时，我三次上阵。两次定局，持续两个春秋。

第一次前赴荆江分洪时，由于年幼体差，又加之天气十分恶劣，加之，劳动强度惊人，无法吃消，被退回后方。时过一年，周家垅开河仍然难逃责任，于是又一次参加，佃万人上阵，工作时/日，16个小时，出不见日，归不见光。

最使人头痛的是肚子问题，一天定量的只斤半大米，实在是受不了。

天寒地冻，大雪纷飞，在红旗飘飘之下，一声大叫，赤膊上阵，头上黑发变成了白发，而且结成了冰，用手一摸哗哗直响，还要斗志昂扬，抖擞着大跃进的奋斗精神，艰难的岁月整整熬过了一年。

接着第二年又是湘江岸边磊石採石工作，虽人数比不上两次的多，但工作压力依然沉重，由于粮食的定量，青年汉子也无法挺住坚持，这样一来，我的身体由原来的132斤瘦至90斤了，真是不可思议呀！

最后几个月时，陆续思家的逃兵，所剩无几，这个时期，我也忍无可忍的也动了心。百忙中写了封信给了老二，老二借出差的机会，特地走访了磊石这个吃人不见血的鬼地方。

那时，我本来想和他一路走的，只因长年累月被黄水粉刷成颜的皮膏，一时无法改变，再说，沿头几十里的层层哨岗，更使人无法脱身。

时日如年，不觉一年一度的国庆又悄悄地走进了工地，这是我盼望已久的时光，随着国庆庆典之际，全营放假一天，集中于营部庆祝大会之机，我已万事俱备，只等东风。

就这样逃脱了这场不可抗拒的灾难。

时年，1960年10月1日，国庆。

二十一 洞庭磨难瘦如柴，被迫离家茶乡来

因为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在家里也是难逃一劫的。

在兄弟预先的策划下，回家休息了三天，就离别了我亲爱的母亲及厌恶的家乡，远走高飞来到了茶陵县湘东公社……

真的感谢二弟的关心，一心想把兄弟们安排个工作，可是命里注定，一年、两年、三年，一等再等，等了两鬓已苍，终究还是一个农民，还差一点弄得个，一个老光棍的下场。

在文革中期，又搭帮二弟节衣省食，支援我和四弟盖了几间房子，定了个点，立了个家，有了自己的房子。

二弟在矿里虽有工作，但是精神上并不十分乐观，他婚后共生了四个男孩，但因双方工作的原因，无人照料，前后失去两个，其中这两个都是千方百计请妈妈来带好的，只因阶级斗争管的太紧，不能长期自由的在矿里带着孙子，像逃难一样，一时东，一时西的，没过上一天平静与自由的生活。

那时，全国粮、油、布、肉、糖都处定量时期，粮食不够我就帮他送去，但他（她）们有时也给了我们一点零用。总之，困难的时候，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团结的很好！很好！孩子们渐渐的大了，兄弟们才少操心了！

后来因妈妈在家，外受政治的摧残，内受儿媳的残酷，这才设法将全家迁出，这时候妈妈的住处多了，心情也愉快多了，身体也胖了。总之，大有改变。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为我们与老三之间的矛盾是开始萌发起来的，因为娶坏了媳妇，丢了兄弟的团结，从此，他们的矛头又对准了我们的胸膛，几十年来，我们就变成了妈妈的替罪羊了。

话归正题，二弟在矿二十多年工作，直到80年后眼看矿产日渐下降，希望很小的时候，这才捷足先登，摇身一变，由矿山户口转变成了城市人口，从幽禁的山区调往繁华的城市，真所谓是“改革兴旺变万千，日新月异谢邓恩。”

好吧！以后的事大家都一目了然，我也就此不再啰嗦了！

尾声

当我在这艰难的农业生涯中，途径这渺渺茫茫的暂短岁月时，不得不使人回忆起即伤心，又高兴的时候。

我当回忆起高兴的是：在这几十年来无数次的风风雨雨中，已经坚持熬过来了，而且最大的幸福就是抱住了全家的生命，而且大家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接班人，大部分上了大学，有了自己的工作，并且都很立志向上，这是最万恶可贵的一面，也是我们值得骄傲与自豪。

可是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我16岁的那年，爸爸不该早早离去，而妈妈又不该在38岁那年把泪水留得太多，太多！

而自己又不该对工作的失误，也不该把个人问题选择的太迟太晚。

还有一个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和老三相处几十年的恩恩怨怨……的确是无法挽回了，如果苍天有眼的话，还留给我们兄弟的一线缘分吧！也许今生今世是个问题了，那么就看来世吧！！！

这么多年来，我将默默的忍受这命运为我安排的一切，归根到底，不就是所谓的命的注定把！！！

最后，我总结着本记忆的几个字：由奴、难、累、荒。

（全文完）